



我的邻居是战斗英雄

陈荣力



喜欢养路，喜欢走在路上

方欣来



致敬
革命前辈

大刘明当然不姓大，那时我父亲所在的棉花加工厂有两位同名同姓的刘明，为了方便区分，一位叫大刘明，另一位便叫小刘明。

大刘明是我父亲一辈的人，与我父亲共事几十年，是看着我们这一辈出生、长大的，按道理我们该叫他一声刘明伯或刘明叔。但或许因为太过熟捻，厂里所有人以及我们这个浙东小镇（浙江上虞崧厦镇）上的一些孩子，人前人后都爱叫他大刘明。大刘明也不在乎，谁叫他，都顺口应着。

我家与大刘明家做了三十多年的邻居。细细想来，大刘明与我父辈的许多人一样过着平凡普通的日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特别，他有两点让我印象较深。

第一是严肃。大刘明不苟言笑，总是板着一张面孔。大刘明家在临街路的前面一进，屋前有一个廊亭。这里既热闹又可遮阳避雨，小孩们爱在这里玩耍。但如若我们远远瞧见大刘明拎着两壶热水回家，就迅速作鸟兽散。当中逃得最快的，自然是大刘明的几个儿子，他们当中谁要是慢了脚步，说不定头上就是一记“毛栗子”（当地方言，用手指弹击脑门）。

我们之所以对个头并不高的大刘明有点害怕甚至畏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见识过负责安全保卫的大刘明在工厂里的严厉和较真儿。

我们这个棉花加工厂是杭州湾沿线几个县中规模最大的棉花加工厂。厂子大，好玩的东西也多。棉花堆里捉迷藏、剥绒机下抓棉铃虫、消防池旁打水仗、输棉管上耍杂技等等，都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节目。但只要看见大刘明在车间和工厂四周不停转悠的身影，或远远听见他的声音，大家很快就四散而去。也有调皮的，捉迷藏时一直寻不到对方，但只要喊一声：“大刘明来了！”藏得很好的那位便立马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

在棉花加工厂玩，存在安全隐患。有大型机械是其一。此外，棉花是易燃物，如果小孩玩火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想想，如若大刘明那时不是这样严格，甚至有点凶，发生事故怕不是一桩两桩。

大刘明不抽烟，也很少喝酒，偶尔在厂里的食堂买一两份菜，也大多是豆腐、萝卜之类，很少有肉或鱼。节俭是大刘明的另一个特点。

大刘明老家在苏北，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省工程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调到我们这个浙东小镇的棉花加工厂。大刘明有五个儿子，妻子没有工作，一家七口全靠他一人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大刘明一年四季穿的工作服总比别人旧一些、破一些，补丁也总多几块。刚发的新工作服，或稍好一点的衣服，他都要留下来给儿子们穿。

在我们这个小镇上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大刘明，是个默默无闻的存在。虽然他是小镇绝少的几位离休干部之一，但大刘明在大家心目中依然是个貌不惊人、名不贯耳的邻居老头而已。像我们这辈，随着时间的推移，差不多快要忘记大刘明这个人的存在了。

如果不是不久前，大刘明的老家江苏盱眙县新四军研究会的一次专程造访，这样的“默默无闻”和“都要忘记”终将定格为一帧泛黄的底片。前不久，盱眙县新四军研究会寻访盱眙籍新四军将士，在他们敲开九十六岁的大刘明家门的同时，也向我们揭开了大刘明那段鲜为人知，也从未被他自己和家人提及的峥嵘岁月。

1944年9月，十九岁的大刘明在乡长王秀恩的带领下，与同乡四十多位青年一起，离开洪泽湖畔的家乡，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二纵队四师十二团一连，大刘明先后任战士、副班长、班长，跟随部队转战于安徽、江苏一带抗击日伪军。1945年初，部队转移到山东韩庄，伺机歼敌。因作战勇敢，表现出色，1945年4月，入伍才半年多的大刘明经王秀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首批入伍的战士中最早入党的。抗战胜利后，大刘明又投身到解放战争中，任华东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一八三团副排长、新兵团副排长，先后参加了孟良崮、莱芜、诸城、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并参加了六十一师攻打普陀山六横岛和桃花岛的战役，后于1952年复员转业。

战争的烽火淬炼了大刘明的意志，生死的考验锤炼了大刘明的党性。在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战场上，在炮火连天的几十次战斗中，年轻的共产党员大刘明冲锋在前，出生入死。孟良崮战役围歼国民党军七十四师，参与打阻击战的大刘明，荣立个人二等功。解放杭州时，大刘明随部队抢占和控制南北交通要道——钱塘江大桥，截断了沪杭敌军南逃之路，又荣立个人三等功。

在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中，有三件事在大刘明的生命里刻下深深的烙印。

一是带领他参加新四军、介绍他入党的王秀恩同志的牺牲。1946年，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时，王秀恩在一次激烈的遭遇战中壮烈牺牲。王秀恩的牺牲，让大刘明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也更激起他杀敌制胜的决心。

二是自己的负伤。在山东诸城战役的一场巷战中，大刘明和战友冲进一个院子进行搜索，突然，敌军的一个手榴弹掷了进来，猝不及防，弹片击中大刘明的腰部和小腿。支前民工抬着大刘明转移途中，又遇上敌机狂轰滥炸，危急之际，民工冒死扑在了大刘明身上。这次负伤，让大刘明亲身见证了军民血肉深情，也让大刘明对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真理有了至深的感悟。

三是一次战斗后遭遇的一件小事。淮海战役一次战斗后，国民党军队四处溃逃，大刘明与战友们乘胜追击进入一个村庄。那天，村庄里正好有一户人家在办喜酒，听到枪炮声，村庄里的老百姓匆忙躲藏，办喜酒的那户人家甚至连大门都来不及关。虽然连日战斗，战士们早已饥肠辘辘，但看到空无一人的院子里满桌的酒菜，没有一个战士迈进去半步。大家就坐在屋檐下咬着自己带的卷饼。比起流血和牺牲，这件小事或许不值一提，但恰恰是这件不值一提的小事，让大刘明对人民军队的纪律、作风和素质，对人民军队为什么能战无不胜，有了生动、鲜活的认知。

盱眙县新四军研究会的同志专程寻访大刘明后，起初我也和小镇上的不少人一样，对我们熟知的那位大刘明有点费解。一个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斗英雄，一个是普普通通的小个子邻居老头，两者之间似乎很难画上等号。然而在详细了解了大刘明那段历史后，尤其是当面聆听了大刘明讲述他生命中最难忘的三件事之后，我豁然明白了。战斗英雄大刘明和邻居老头大刘明，完全可以画上等号，其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品行操守一以贯之。

平平常常、默默无闻的大刘明，尽管生活俭朴，但我相信他的内心是充实和强大的。

的。每每面对军功章和身上的伤疤，我想，他会不断想起那烽火硝烟的岁月，牺牲的王秀恩，扑在他身上的支前民工，还有面对满桌的酒菜却坐在屋檐下咬卷饼的战友……这种种刻骨铭心，让从不居功自傲、有困难自己克服、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安于清贫生活，成为大刘明的人生准则和自觉操守。由此，我也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棉花加工厂做人助工时遇到的一件事。

棉花加工有淡旺季之分，淡季不加工棉花，以检修机器为主，每年的十一月至次年的一月则为加工棉花的旺季。旺季来临，生产所需，得找一批干活的临时工。为照顾本厂职工，临时工大都面向职工家属。为公平起见，每年旺季的临时工基本轮换着做。那年的临时工名单公布时，却没有本该轮到的大刘明的妻子。大刘明得知后，向负责公布名单的我询问原因。我告诉他，有位家庭困难的职工向厂里申请，厂里优先安排了。大刘明点点头，走了。

因为我是前后进的邻居，这天晚上我听见大刘明夫妻俩在争吵。我想，大刘明家其实也不宽裕，日子也过得紧，也许第二天，大刘明会去找厂里说情。但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大刘明一直没有任何动静。事后我与大刘明的儿子聊起此事，他说：“我爸一个劲地向我妈解释，先紧着同事们吧，我们明年还有机会。”

其实，即使盱眙县新四军研究会来过之后，大刘明在小镇上也依然是那个貌不惊人、平常普通的邻居老头。或许随着时间的转移，镇上的许多人对大刘明曾经的过往也会渐渐淡忘，大刘明对此亦不会在意。但我相信历史终究不会忘记。

如果说大刘明昔日的辉煌是大气的一撇，他此后在小镇默默无闻的岁月是大气的一捺，那上面的一横，正是大刘明——一个新四军老战士和有着一七十六年党龄的共产党员走过的坚定的足印。

大刘明者，大写的刘明，大写的人生也！

上图为浙江上虞风光。

影像中国



多味斋

烧饼，特别的风味

魏新

三四层，中间包上香油、盐、茴香、花椒等佐料调成的油瓢，用掌心把面团迅速按成饼状，再用刀沿面饼边均匀地切一圈花边，盘好边沿，就可在烧饼表面涂上一层糖稀，粘上芝麻，“啪啪”地贴到炉壁上。等烧饼烤好，一个个铲下来，烧饼表面黄中透红，用手揭开，盖儿、芯儿、底儿层层分离，外酥里嫩，香气扑鼻。

刚出炉的烧饼既烫手，又烫嘴，却又最好吃。经过一番等待，“馋虫”早就涌到了舌尖，让人顾不了太多。有好几次，我就站在炉边，双手把烧饼来回倒腾，齁着牙，呼着气，再烫也要咬上几口。虽吃相不雅，但美食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

前些天我回曹县，和几个朋友开车去看万亩荷塘，在乡间遇到一个烧饼摊。朋友忍不住下车买了几个，再上来，满车都是

烧饼香味，大家一个个直咽口水。我说：“要不，咱们停下来，在路边吃两口再走？”田野里的麦子已经发黄。那天，我一边嚼着烧饼，一边看着金黄的麦浪，心想：“这一茬丰收，能做出多少烧饼啊？”

我读初中的时候，还吃过一种吊炉烧饼。铁锅一样倒扣着的炉子，上面缠着粗粗的锁链，卖烧饼的老者在一旁用力拽锁链，炉子就吊了上去，里面贴着一个个金黄的烧饼。和别处的烧饼不同，这种烧饼个小，却厚实，有一种独特的咸香。我吃过很多次，后来那家店不见了踪影，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吊炉烧饼。

曹县的烧饼，不光可以单吃，还可以夹上各种内容，尤其是夹进曹县的名小吃，更是无比美味。比如曹县的烧牛肉，工艺十分讲究，把牛肉先腌再炸，最后再煮。腌，用秘

料：炸，用香油；煮，用老汤。这样做出来的烧牛肉，每一根肉丝都有滋有味，趁热切上几块，夹在烧饼里，好吃极了。除了烧牛肉，羊肉臊子也极适合用来夹烧饼。羊肉臊子制作工序很复杂，因为对温度有要求，入冬后才能制作。制作时，先把羊肉煮好，等自然冷却后，压成一个大肉块，再用刀切成薄片，夹在热烧饼里，口感冷热混合，酥软香脆，吃起来十分美妙。在曹县，凡是卖烧牛肉和羊肉臊子的地方，旁边一定有烧饼摊，可以先买了烧饼，再去夹肉，一个烧饼夹上一二十块钱的肉，就能美美地吃一顿。

这几年，曹县发展迅速，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有一次，我回到家乡，买了一个烧饼，夹上羊肉臊子，边吃边感慨，不管我去到哪里，也不管曹县如何变化，在我心中，家乡永远是不变的美食中心。



图片来源：影像中国

大地